

漢紀

十九之二十四



漢書門			
二	三	四	五
九	〇	一	二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八	一	書	
三	九		
函	四		
	冊		
一	五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4	
冊數	10 (4)		
函號	283	2	



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

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

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

東王相張敞為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為

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

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

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

不能治乃拜敞為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
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
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
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率二君全宗祀也
禮君毋出門則乘駢輜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
玉內飾則結紉綢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斂制不
自恣縱之義也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
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爲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
也唯觀覽於徃古合行於來今今后姬有法則臣下

有所稱頌及爲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
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
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
罪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日召詣府恐諸偷驚散
請一切受署敞皆補爲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
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出里門閱出衣赭
汙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桴鼓希鳴世無偷
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
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
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

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旣行常以遠斥侯爲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爲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產爲命

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書於充國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爲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動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畜產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

故臣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勅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痲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

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开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开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已爲寇日久而罕开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开釋先零赦有罪誅無辜去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先擊罕开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

憂累繇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乘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开羌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

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破羌將軍爲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爲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芻藁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

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
器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
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
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
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
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
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
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

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代材木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
虜因竄於風寒之地罹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之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
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
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上過十一
也既省大費徃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
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
以止之大小罕开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

往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與先零爲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其勢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便兵飾弩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爲必擒之具必有上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爲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爲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敢勞衆釋坐勝

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貶重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徃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焉和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且校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开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

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
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
在外已經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四事
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
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比八
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
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
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
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
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

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令民以粟贖罪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
父兄囚繫聞以財得生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
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
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
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
未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

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故曰
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又諸盜
賊及殺人犯不道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
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令
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
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敢生今涼州方秋
饒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卹
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垂
法爲無窮之基故今布令曰邊郡數被兵難饑寒天

絕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爲軍旅卒暴之
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死
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爲盜賊以贖罪姦邪並
起臣以爲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史
大夫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行敞議
賜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邑字仲卿廬
江人身爲列卿居處節約俸祿以供九族鄉黨家無
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子
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
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爲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歲

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羣鳥從之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將軍出擊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

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卬前從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欲誅之卬家將軍為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卬又坐禁止而入至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二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二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為車騎將軍長史太始之際與霍光定策安宗廟封管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

王先賢單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鳩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起人爲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不爲先之者多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

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獄爲周名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爲怨謫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遂下廷尉寬饒引佩劔自殺寬饒爲司隸京師肅清
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刺舉無所
迴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爲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
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賀許伯請之乃
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
我有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
屬目卑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
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
無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者得久
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請乃止寬饒
初爲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爲衛
尉徭役使市買寬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
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
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爲司馬斷其單衣令短
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
罷衛士卒數千人皆扣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
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爲丞相以

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相府有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馭吏嗜酒，醉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遽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卽按省，未畢，有名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郡鬪死傷橫道邊，不問前

行，見人逐牛，牛吐舌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吉。吉曰：「人鬪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爲議曹掾，從祝高祖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難矣。」

其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
爲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爲武騎後爲
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劔挺墜於地首陷泥中
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
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爲代郡太守
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夜亡乃玄袿服入廟執
戟郎間欲爲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
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爲大夫至少府爲人小心周
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爲黃門侍郎
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五
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翱翔降集於旁齊
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
或降於地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
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
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加賜黃金百斤
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真潔順
女賜帛霸爲政尚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
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
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

漢紀卷十九
十四
爲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
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爲
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
入他境許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
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爲姦吏因緣公
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
其太甚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
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劬奴遣弟呼留若勝之
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
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爲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

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
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
死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
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
謗政理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
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
墓地待汝耳母還歸復爲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而
誅矣延年雖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
是爲涿郡太守豪強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
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

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卽位延年爲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知嚴母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卽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爲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大畤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爲東郡太守放散官錢養僮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丙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延壽聞之卽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穢官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

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
 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事
 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車
 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駟馬載祭戟五騎為伍
 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室
 騎吏持戟夾陛列衛騎士兵車四面管陣被甲鞬鞞
 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又取官銅物
 俟月蝕鑄作劔鉤鐔放效尚方取官錢帛私假徭役
 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
 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無狀又

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延
 壽為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扶
 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刺王而死霍
 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趙
 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
 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
 漓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之
 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車
 馬下埋偽物者棄之市道徙為東郡太守政理大行
 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

負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久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爲天下最，及守馮翊。

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秋。

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
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
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
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
禁匈奴掘衍單于爲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
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爲害日久今可
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與兵侵
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
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
矣不幸爲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

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其微弱救
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
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壬午御史
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
是時邢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
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
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
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
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
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

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
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策貶之冬十
有一月匈奴呼遼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十有
二月平通侯楊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
發霍氏反事封爲光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
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好刻害發人陰伏輕慢士人
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
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
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關上指桀紂畫像曰天
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爲師矣人有堯舜不稱

而言桀紂入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
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爲戲語悖逆絕理下廷尉
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爲庶人
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略之
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
治產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爲農
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爲
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
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
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觀子之

宣
漢紀卷二十
志矣。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
譚爲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爲御史
大夫，侯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
不足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
吏皆坐事誅，騶馬隈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
會宗書上惡，遂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
相應，各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
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
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爲
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

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
從闕下亡命。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桴鼓起而冀州都
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
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爲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
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轅中，乃
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
戶。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論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
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有

宣
漢紀卷二
罪上不忍絕削爵爲關內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黃
霸爲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
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
耀齊宮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宮文章五采留
十餘刻吏民並覩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
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褒欲宣
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
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
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
褒有逸才能爲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爲頌頌聖

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朴清水
淬其鋒越砥歛其鏗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棼汜
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
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
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主而
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候
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
愉悅無數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
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
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闕望
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恩從祥風遨德與和

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
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
祖啾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雖世哉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
對及之頃之拜褒爲諫議大夫數爲辭賦方士言益
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歿
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安和寬裕
論議持平稱爲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
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

能扛鼎空手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
巫祝詛上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
前趙王廷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廷壽旣誅辭連及胥
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
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
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爲庶人囚
奴單于臣道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
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爲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
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
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
貴時減價出糴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
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
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爲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爲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爲六萬頃治田勸農則畝益
三斗不勸損亦如之增減轉爲穀百八十萬石矣故
農事不可以不勸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
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

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信饑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糴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糴之，大饑則發太熟之所斂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月朔，應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爲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

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王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爲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二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及筍篴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太子，囂爲定陶王，後徙爲楚王。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

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

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德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邵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黃門侍郎楊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功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旅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爲聖主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義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爲叛臣信讓行乎蠻

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賚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後邸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卽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

宣
漢紀卷三
一
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問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
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典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
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
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
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
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
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祿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
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
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
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

月己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
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爲東海郟縣獄吏郡決曹掾決
獄甚明惟法者皆無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
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
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歿姑女告
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
以爲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
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
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
孝婦不當死枉誅咎儻在是乎於是大守殺牛自祭

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間壞父老方
 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六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
 德子孫必興故人為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
 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為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
 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
 步皆與均禮為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
 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天下自不
 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邴吉之薨也薦
 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
 為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飾在位

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
 遣家丞謝之已皆去惟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為曲
 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
 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
 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後為御史中丞執
 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為顯所
 奏坐漏泄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
 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傲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
 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
 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冬烏孫公主求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

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爲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是歲未央宮殿輅軫宮中雌雉化爲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

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
世得賢爲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下
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
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偃而歎息羣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
當時板築牧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
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
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
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明枚臯應對則嚴助
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
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計是以興造功業制度
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繼修鴻業亦講論六藝
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
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
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
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
有功迹見於後世叅之名臣亦其次也

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大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
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
向以博學忠直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
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
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
皇后父禁為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

元

漢紀卷三十一

何鯨

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爲庶人時人謂之王家
田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
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
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
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
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
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
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
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姪正君夢月

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
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爲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
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
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
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
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
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
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
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爲
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

可復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已問以政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椀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厩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

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爲田獵之囿餘皆復爲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

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藉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

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音爲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爲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籓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論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

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 秋七月巳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䟽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爲設員出其過制

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爲大水然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䟽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禘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爲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爲博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爭而蕭望之爲副

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令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惑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卽學士

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爲郎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比於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形爲宦者自宣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以爲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

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
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
大臣誘毀親戚欲以專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
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日出望之等令視
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
於天下先驗師傅旣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
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爲黃
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
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卹庫賑饑寒者上重

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厥功
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
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
將依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
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
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
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
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
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

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拊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大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第六裁自

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劍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日會詔召入拜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有冠距鳴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

誅賞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
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刑白馬以
月支王頭斫爲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爲單
于雖北猶不能爲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
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
博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
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
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
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

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
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
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爲程騎行五十里爲程朕乘千
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勅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
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
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爲八
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
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

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
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
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
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
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今
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本非冠帶之國禹貢
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便宜廢之無以爲上以問
丞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爲當擊之定國
以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
者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爲石顯所毀稀復
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
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
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滕薛大夫我
易助也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
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尹京兆尹郡國之首尚

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爲奏，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僞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爲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封故海昏侯賀子爲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

罷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者各三人。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帛。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本志以爲王氏將興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

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
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負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
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
爲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筭口錢今民生子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
宜令今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奏
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國亂民
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使巧能欺上府者以爲右
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

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爲犬豕財富勢足是爲賢耳
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
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
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
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初
鄧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
衛司馬谷吉送之鄧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
焉時諸葛豐爲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爲之語曰
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

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獄收章窘迫馳車去豐
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免雲陽徒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
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
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
馳騁干戈縱恣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
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
月殞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
哲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

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假貸種食賜吏六百石
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
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昏酹祭宗廟出便門欲御
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
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
直從橋安乘舩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
如是耶乃從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章
玄成爲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

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
月丞相干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
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
焉周堪復爲光祿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
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
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
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
忿爭之訟周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
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

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
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麇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滄滄相是而
背君子其詩曰滄滄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
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
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其詩曰僬俛從事
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此之時日月薄蝕
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月鞠凶

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
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弑尹氏世
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
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見三野鷄夜鳴
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炎十四長狄入中
國三五石殞墜六鵙退飛冬麋有蜚鸛鶴來巢晝晦
冬無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

電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蝻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爲黨更相譖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衰周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

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羣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麋鹿見睨聿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

元
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爲朋黨禹稷臯陶
更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而無邪心也故
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
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戟之內數設危險之
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誠災異所以重至
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
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
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唐周

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
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遠
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
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
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
內重周堪而患諸譖愬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
舉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
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
以爲當誅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

也今宜如何與曰臣愚以爲賜爵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傳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矜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

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間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出使自白日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妬嫉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初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如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

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遂為侍中遂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遂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薦昭儀兄野主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越度衆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論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偽生於多巧

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綵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
爲丞相左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
度條教爲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
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
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
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公卿
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
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
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

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
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
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
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
道必強己之不足而審己之有餘蓋聰明疏通者戒
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
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
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

後中和之化應而僞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今日赦令明日犯法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羣賊並起加太

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蹙將爲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怨枉繁多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信用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

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議發萬人奉世曰
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
如此怯弱之形見羗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
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
疾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
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
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羗虜衆多漢兵爲羗所敗
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
六千乃足上乃大爲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爲

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
不聽遂並進兵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八月天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雞生
角者本志以爲黃龍元初永光鷄變三見王氏僭位
之萌也黃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
正宮之中雌鷄爲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
成也元初元年封王婕妤父爲丞相內史禁爲平陽
侯婕妤立爲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雉雞爲雄
即丞相內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
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子奉嗣侯爲侍中衛尉始

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篡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
邑五百戶三月立皇太子康爲濟陰王夏四月癸未
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
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
官博士弟子貢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二月行幸
雍祠五時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
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羣生和樂方

外蒙澤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
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
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
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諫不云乎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
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
罷衛思后園及戾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
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止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
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十七

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夷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爲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

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大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

太祖繼太祖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爲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爲高帝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文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是宜皆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德化茂盛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六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墮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祀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上幸虎圈闢獸後官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

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之傳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即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傳昭儀者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爲太子得進幸爲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醮地皆祝延之甚寵有男是爲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漢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興母婕妤爲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爲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之不賢上曰

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
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
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
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
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
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言謂石顯上亦知
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
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
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

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臣得通藉殿
中爲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
欲以房爲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爲刺
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爲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
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
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
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猶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
爲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
陽侵色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
之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

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臣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

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爲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爲助因使房爲淮陽王求入朝奏草又房爲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弘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註誤諸侯闕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爲外黃令以伺

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
生其說長於災變分爲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
驗焉鄭弘坐與房言免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
甲辰丞相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
戊辰衛尉本廷壽爲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廷壽陳湯
矯制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
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強暴東擊烏孫
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
支不肯還詔而因辱漢使長一書驕慢曰康居困危日

久願歸強漢於是湯與廷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
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
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強弩之守如發兵直詣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
一朝而定廷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
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廷壽久病湯獨矯制
發諸國兵廷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劔叱廷壽
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廷壽遂從漢兵合四
萬餘人廷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

引兵分爲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嶺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賚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

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攢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奪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驪驪惇惇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

漢紀卷三十一
五
以爲遠况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頃
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
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厯獲駿馬四十匹雖獲
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爲萬里之
伐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鄧支
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
不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
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
近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

竊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爲宜
城侯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爲長水校尉
湯爲射聲校尉延壽北地人也本爲羽林士超逾羽
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
富平侯張敞舉湯爲茂材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
獄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敞薨謚曰謬侯湯立
功西域世以爲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
馮奉世以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
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
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

道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世以爲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今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爲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

世前功曰。比罪則郵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爲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爲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爲前世事不錄。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
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
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庚居園壬
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
昭靈后武哀主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
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丞相
匡衡議欲復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
言禮正咎在臣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

廟上疾久不平皆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
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
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爲閼氏
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爲
便郎中令侯應以爲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
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
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

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
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
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
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愚民猶犯禁又况單于能
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
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單于
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

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
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怨苦
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柰邊候急切何時有走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坦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率徒卒築治
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
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

壞亭戍滅絕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爲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爲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爲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

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爲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滄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爲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

及其黨皆免官。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爲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爲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既游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爲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論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已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

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

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
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
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
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
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
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
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
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
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爲政

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
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
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
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
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
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
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
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
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
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

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
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
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
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
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嚴以蒞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未如之何言教
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
治新國用輕典略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
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
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

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
典經然後用於正矣曰世適皇孫宣帝受之自名曰
讚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
自度聲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
用儒生委之以政重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
人之風烈

萬曆二十六年刊
 日斐舉曲
 贊曰本孫蘇孝元皇帝冬下
 與蘇然對用然五矣
 姑詣數然蘇姑聖人俱天賀
 昔去此善之天敢參之

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
 鶩字太孫帝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為太子嘗被
 急召不敢絕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
 令太子得絕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
 舅侍中衛尉平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有司奏言乘輿狗馬禽獸皆非不宜以葬奏可秋
 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祖宗悼考廟災本志以為
 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故立河

閻王弟良爲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三
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黃金吏千石以下至
二百石宗室有屬藉者二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
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
軍長史姚尹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
尹等十餘人封舅王崇爲安城侯賜舅譚而立根逢
時五人等爵關內侯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
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閻
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爲陰氣侵陽氣
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爲見異以譴失行上以爲然
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
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
孛星赤黃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以謝天下今諒
闇已闋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因乞骸骨辭
歸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
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
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
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感其專心固意
輔朕不逮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長

信少府邵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
又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養
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也始爲南陽太守乃爲民興利
開通溝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
其化大行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黃金四十
斤遷河南太守治化當爲第一遂入爲少府八月戊
午有兩月相承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人
強爲陰所乘則兩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
出於文昌宮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虵形以貫紫微
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臣衡

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
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天之義也祭地之北郊
卽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
泰畤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
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狹百
餘里汾陽卽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
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費勞所保
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周文武
郊於鄠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長安
又言郊柴饗地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

門以候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
席用藁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爲神祇功
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質
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殿有文章刻鏤黼
黻文繡之飾又致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鑿輅駟偶
人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又雍廡密上下時及陳倉寶
鷄祠本秦侯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
定時立不宜復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
間十居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止
於廡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

於是作廡時郊祭白帝焉文王獲古石缶於陳倉北
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
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雊名曰
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後秦文公作密時祠
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祀炎
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藉入關問羣臣曰吾聞天
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莫知其說高祖曰吾
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北時而漢
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明也旁
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獮有祭是以皇王爲

成
漢系卷二四
之其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神
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乎末世
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
矣昔其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祠
爲社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爲
稷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又巡於
四岳而柴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有
雉登鼎耳以雊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爲
相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
死及至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凡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
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
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井竈中霤是謂五祀士庶
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
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先王正人事而已不
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又有八神祠
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
山梁父三曰嶽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卿四曰陰主
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
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

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矣莫
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因
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泰時
中木十圍以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
郊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涇城延陵亭爲初陵詔舉賢
良方正二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謠歌曰
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爲陰象春秋
前有鸚鵡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
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

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
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
今爲人所憐本志爲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
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
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
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
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丞相匡衡又奏郡國
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
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
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山川羣祠凡

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賑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及上與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政治和平何爲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耳上乃止有頃

長安中稍稍自定上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爲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壓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極諫長

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子對策曰災異之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宮牆之內二咎同日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閭闈不卹政事舉措失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宴私之志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不專妬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

甫之類損女黨之權未有閨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術論才選上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其德無以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擁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能妄進小人日消英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乖叛之難

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溫良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既侵六極其下惟陛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邊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為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業同姓字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盲子夏欽乃作小冠以自別於是

更謂欽爲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即舉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姊雖缺亦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

納讒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遵九女之制爲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之鳳又不能立制度循故事而已越雋山崩丁丑丞相匡衡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關陌爲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爲關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薄言丞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故所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鄉侯衡收租穀有司奏衡監臨守主專地盜土於是坐免爲庶人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爲農夫家貧好學傭作以供資用又

精力過絕人善說詩衡子咸亦明經術位歷九卿
 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隕於橐四隕於肥累二罷中
 書宦官初置尚書負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為
 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袁
 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沉漑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
 毀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祠
 栢尤多巢中無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
 決不憂職自殺壬戌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
 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

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為光祿大夫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
 尊字子真涿郡人也為人果勇初為護羌校尉送軍
 糧而羌反絕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
 虜得免後為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
 行部至邛僂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
 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此非王陽所
 畏阪邪叱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會坐事免官會南山羣
 賊數百人為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

餘不能擒於是**以尊為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
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
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筮祝暮因止宿隄上
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
隄壞吏民皆走惟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
稍稍却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秣索單于遣右賢王伊邪
莫演奉獻來朝正月既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
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
咸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

單于屈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通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
 絕慕義之君假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
 使人詐降以卜吉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今單于自疏
 或使者詐偽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契使得
 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塞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
 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
 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
 桑谷有鳶焚其巢巢然墮地有三鳶齧燒死長安男
 子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室中擊之為

狗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具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

朕將盡心覽焉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微小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煩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爲鑿額抽脅鑊烹之刑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初入秦約法三章號爲寬略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

者先黥劓左右指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
誹謗罵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
除三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
左足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
定捶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軌不
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
巧法轉相比况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
事文書盈於機閣典掌不能徧觀是以郡國承用者
班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即傅生

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
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
犯而易避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
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出令及至孝成
重下明詔及公卿卒不能定昔荀卿言曰俗說曰古
有象刑無肉刑是不然矣以爲古之人莫觸其罪邪
豈獨無肉刑哉亦不用象刑矣若有重罪而直輕其
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
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
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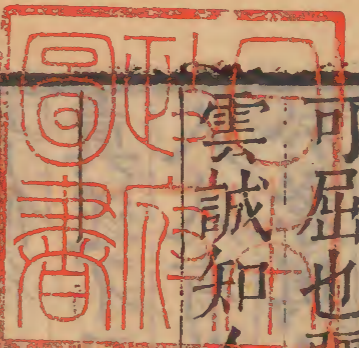
刑荀卿之言既然今之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吏爲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也故刑者甚衆民旣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死刑旣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其本刪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

古刑詆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爲十一爐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六月封舅禁爲平陽侯莽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爲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曰未知大將軍旨意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爲奢侈起治第室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爲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賢者子也爲人短小精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爲之語曰谷子

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護母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間里爲之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爲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枉車騎至其間巷弔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皆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卜筮爲業而可以惠人人有非正之問則依蒼龜以言稱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或曰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旨著五

十餘萬言李疆為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
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
可屈也疆以為不然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
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乙巳四月二日一見了

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